



我不再是攝影發燒友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「我需要把握夕陽消逝之後的十五分鐘，那是介乎日與夜之間的模糊時段（twilight zone），那時候光線既亮麗，又柔和，我必須準備好三腳架和中性密度濾鏡（neutral density filter）。」

「我需要預先知道飛鳥在湖邊的那一處聚居，並且在日出之前必需要到達湖邊，我需要預備好 400-500 毫米的長鏡頭。」

每一次旅行攝影，筆者都好像是「如臨大敵」，內子對我說：「在旅行時你刻意追求完美的景象，你過份留意每一個技術上的細節，不過，你如此緊張，你會享受旅行的樂趣嗎？」

很多年前筆者取笑那些「Hi-Fi 發燒友」的朋友，想不到後來自己變成了「攝影發燒友」。Hi-Fi 是高度原音（Hi fidelity）的簡稱，從前筆者認識一些對高度原音執著地追求



的同學和朋友，他們十分著緊唱針、擴音器和每一個技術細節，但卻甚少談到樂曲本身，當時筆者心中有一個疑問：「他們會享受音樂嗎？」有一次，一位「Hi-Fi 發燒友」的同學跟我談論起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 年序曲》（1812 Overture），這支曲於 1880 年寫成，目的是紀念 1812 年俄羅斯成功地以堅壁清野的戰略，擊退了侵略莫斯科的拿破崙大軍，這支曲的其中一段包含了隆隆的砲聲，那位同學對我解釋什麼音響器材最能夠表達出



大砲的身歷聲。我忍不住問他：「你喜歡《1812 年序曲》嗎？這支曲好在哪裏？是不是因為這支曲表達了具有普遍性的愛國主義呢？美國人在國慶日也演奏這支曲。」他回答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然而，曾幾何時，筆者自己亦陷入類似的本末倒置，正如內子所說，當我太刻意追求某個完美的景象，結果反而破壞了整個旅程的輕鬆氣氛。十一年前，筆者和內子曾經遊覽橫跨加州與內華達州的太浩湖（Lake Tahoe），太浩湖有一個隱蔽的景點，名叫「盆景巖」，「盆景巖」是在湖中的一塊很特別的岩石，這岩石的頂部長出了一株樹，故此其形狀好像是一個盆景。那一天我們按照地圖的指示，嘗試尋找「盆景巖」，我們開著車子，在同樣的公路上來來回回好幾遍，但找了大半天，仍是不見其蹤影。滄海遺珠，令自己耿耿於懷。

有趣的是，在十一年後我才得以釋懷。最近筆者和太太到俄勒岡州旅行，旅程的其中一站是位於海邊的加里波第鎮（Garibaldi），本來我的目標是去拍攝在岩石海灘（Rockaway beach）對開的海拱門。在開車途中我突然看見海邊有幾塊矗立的岩石，其中一塊的頂部還有一株樹！它的形態跟「盆景巖」一模一樣！後來我知道這種岩石的名堂是「三女神」（Three graces），不消說，我以鏡頭捕捉了三女神的美態。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的傳統智慧名言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；「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」

剛才我說過自己得以釋懷，這並不是因為我完成了拍攝盆景巖的願望，而是我體會到，人生中有時候求而不得，有時候不求而得，但過度執著，「過度發燒」，反而會弄巧反拙。上面提過，我來到這海邊小鎮之目的是拍攝海拱門，雖然我嘗試把握日落之前的彩霞餘暉、日落之後的模糊時段，但那時候靠近海平線的雲層太厚，光線並不理想。

然而，無論如何，我仍然享受好像是喁喁細語的海風聲，充滿節奏感的海浪聲，還有和太太一起，去偷得浮生半日閑。



2021 年 5 月 15 日

【我不再是攝影發燒友】原載於《加州版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